

风靡全球的 **新007** 惊险小说系列

赢,输,死

JAMES BOND

Win, Lose or Die

【英】约翰·加德纳 著 贺天同 译

新

007

中国文联出版社

风靡全球的惊险小说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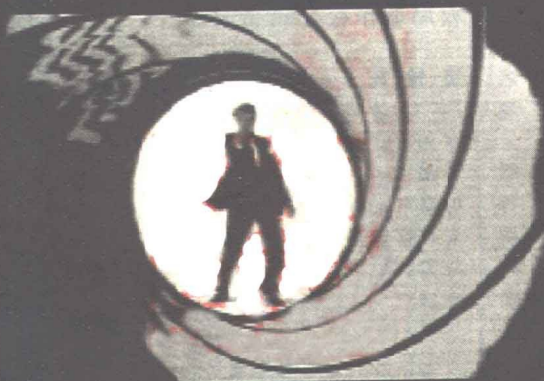
新 007

赢，输，死

Win, Lose or Die

【英】约翰·加德纳 著

贺天同 译



James Bond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赢、输、死/[英]加德纳(Gardner, J.)著;贺天同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2

(新 007 惊险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 Win, Lose or Die

ISBN 7-5059-2870-8

I. 赢… II. ①加… ②贺…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N. 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66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章图字: 01-97-1260 号

书 名	赢、输、死
作 者	[英]约翰·加德纳著 贺天同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章扬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字 数	176 千字
印 张	10.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70-8/I·2152
定 价	14.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詹姆斯·邦德再度出山，由约翰·加德纳撰写的新作中，邦德的形象之好前所未有。

悬念大师精心制作情节！

故事大师！

上好的威士忌，年代越久越醇美；邦德，年龄越长越迷人。

007再度出手……爱情、谋杀、破坏——实令任何邦德迷心满意足！

伊恩·弗莱明九泉有知，自当欣慰！

目 录

1. 海湾赢家	1
2. 空中之声	10
3. 鹞式飞机	26
4. 乡间周末	42
5. 圣诞木马	58
6. 那不勒斯	72
7. 赫尔金	90
8. 其他魔鬼	108
9. 诺桑格	123
10. 海上君主	145
11. 死亡船舱	170
12. 你跳舞吗?	193
13. 不怕死的丹	212
14. 管家会议	232
15. 西班牙雨	251
16. 蝙蝠血	269
17. 睡美人计	279
18. 在劫难逃	292
19. 爱的隧道	309
20. 有人死去	318

— 1 —

海湾赢家

黎明前一小时，霍尔木兹海峡：黑暗的时间，危险的地点。空气是海水和芳香的凉飕飕的混合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天气会因黎明的到来而转暖。日本籍的巨型油轮“高崎之子”号缓缓朝较为安全的阿曼海湾驶去。它那巨大而平坦的甲板在微微起伏晃动；竖立在船尾部、看上去像一栋公寓大楼似的高大的上层结构，由于太高，看起来似乎比甲板摇晃得厉害得多。

船上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感到了使人全身紧绷的紧急感，那是每一分钟都可能遭到火焰、爆炸、枪弹和海水所带来的灭顶之灾的人所具有的吉凶难料的感觉。在海湾战争的数年中许多人都在这一带海域葬身鱼腹。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曾协助进行过扫雷，并为油轮护航。但是，这一次，“高崎之子”号不得不在既没有美国舰队护航也没有英国皇家海军协助的情况下作这趟航行。好在日本人已严加防范。

全副武装的人站在舰桥上，站在上层结构的有利位置，甚至站在甲板上。从伊拉克油田到海湾的航程中这些地方始终有人站岗，但是，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要增派武装了望哨。这些时间是最危险的。

舰桥上的人端着带金属枪栓、每分钟 500 发、小巧而颇具杀伤力的贝雷塔 12s-S 型轻机枪。重机枪则架在回旋枪座上：两支在左舷，另外两支在右舷的甲板上；还有四支架在上层结构，前后一道组成了开阔的火力网。这些机枪都是 5 毫米口径的勃郎宁 M2HBs，其射程和杀伤力都是无与伦比的，弹药带上的曳光弹在闪闪发光。

“高崎之子”的船长，清明石，每天此时准在舰桥上。他乐意享受紧张和危险的感觉。

舰桥上的雷达搜索着海上的其他船只和空中的敌机。它们对鱼雷却无能为力，但至少一旦所谓“伊朗革命者”乘小摩托艇来搞“打了就跑”的偷袭时，他们能有备无患。

这雷达朝上可探测到 10 英里以外约 10000 英尺高空中的飞机。再朝上这不可见的光束便无能为力了，但由于海湾的空袭通常从低空而来，这并不

碍事。不幸的是，在这个特殊的黎明时分，空袭将出人意料地来自大约 25000 英尺的高空。

“高崎之子”的军官和士兵不知，一架巨大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正从他们东面约 50 英里外穿越黎明的天空朝他们飞来。大力神运输机全身涂成漆黑，机身无任何标志：既无编号亦无国徽。在机舱里，导航员给飞行员下达着简洁的指令。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已熄火，重达 136000 磅的飞机开始从 30000 英尺高空下降到 25000 英尺。

导航员用一只手扶住耳机，凝神屏息地听着通过他们的频道不断传来的声音，这声音告诉他们从不同高度直到海面的风力和风向的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来自装备有尖端的气象和无线电通讯设备的海上游艇，该游艇正驶离凯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海域巡游。数据迅速输入了领航员的电脑。几秒钟之后他便能告诉飞行员跳伞的精确位置。“正好 2 万 5 千英尺。第一小组在目标后 15 英里；第二组离右舷两点，第三组离左舷四点。”

飞行员得到指令，在 25000 英尺高度平飞，向货舱中和其他 20 个跳伞员一样带毛防护帽、护目镜和氧气面罩的跳伞员重复着指令。微型麦克风将他的询问传给飞行员：“还有多久，机长？”

“还有 5 分钟。现在打开货舱门。”货舱门朝后打开，载货舱像吊桥一样放下时，液压机构发出呜呜声。在 25000 英尺高空，已是拂晓，可以看到淡

淡的粉红色的晨曦。下面仍然是黑沉沉的，在大力神的高度，空气稀薄，气温极低。货舱里所有的人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以免冻坏。

跳伞长发出信号，面朝里坐在坚硬的钢长凳上的 20 个汉子站起来。他们都是一身黑：黑色的跳伞服、跳伞靴、黑手套、黑色防护帽、氧气面罩和防护镜以及形形色色的武器，包括 AK47 卡拉什尼科夫·加利突袭自动步枪和斯科平轻型自动枪，两箱榴弹，笨拙的榴弹发射器，全都紧紧夹在胸前的枪带里。

在他们头上，沿着长长的货舱，有两根上了油的 20 英尺长的轨道，看上去像一些巨大的黑蝙蝠似的东西就挂在这些轨道上。人们已在这些不吉利的形状之下排成一行，那是些很大的悬吊滑翔飞行器，没有动力，用加固的帆布制成的几乎是刚性的机翼，里面注有高效除冰液。从每套机翼吊下一个轻型的金属筐，每个人都将自己用皮带捆在这个金属筐上，皮带上特别设计的和降落伞上所用的差不多的活动扣。在起飞前就已将皮带调节好了，既可以吊在轻型筐架下也可以坐在筐架上。

这些人早已乘飞机在沙漠和荒原上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下作过实战演习。他们是经过精选的训练有素的人，而且，通过 6 个月的艰苦试验，他们能够从 25000 英尺的高空盘旋滑翔下降到预先指定的地点。

货舱内一片喧闹，有发动机轰轰的响声，有气流从打开的后舱门吸入发出的响声。指令已经改变成手势，跳伞长将他的右手掌放在胸前，然后伸出两只手，将手指分得开开的——十个；然后，另外五个；接下来仍是五个。

在吊挂着的滑翔飞行器的筐架中站着的人们低头看着戴在右手腕上的高度计，将它们设定为25000英尺。几分钟后他们的生命将取决于海平面上的精确设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瞟了一眼戴在左手腕上的指南针。在他们滑翔降到海上的长长行程中，在被他们称之为“赢”的军事行动中，这一对简单的仪表将是能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仅有的装备。

“第一组准备。”导航员的声音使跳伞长的耳朵发胀，他用手势示意第一组的十个人作好准备。他们稳步朝机舱后面打开着的门走去，他们的滑翔飞行器在他们头上顺着双轨滑动。

“各组作好准备。”导航员说。跳伞长再次用手势示意剩下的两个五人组各就各位。

“第一组预备。跳。”

跳伞长的手落下来，第一组的十个人每隔10秒钟一个，跃进了天空。

大力神向左急转。

“第二组预备。跳。”

又一个信号，当大力神向右急转时，五个人的

滑翔飞行器朝下面的黑幕而去。第三组的人随着跳伞长的信号跳得特别准时。货舱的门关上了，飞机转身朝高空陡飞，飞回他们秘密的家。

悬挂滑翔飞行器朝下坠了 1000 英尺左右，它们的机翼便被空气吃住，它们的飞行员移动着身体使滑翔的速度慢下来，与其他组的成员协调一致，然后，以松散的队形朝下面黎明的第一道霞光滑翔。他们悬挂着的躯体在稀薄的空气中似乎纹丝不动，在刚开始下降时，他们都不得不用戴手套的手抹去防护镜、高度计和指南针上的冰霜。这是令人愉快的滑翔，但是在他们降到 10000 英尺的高度之前他们几乎没有感觉到任何动作。这儿，空气变稠了，他们能更好地控制那薄薄的机身。

“高崎之子”毫无警觉。确实，有几分钟雷达操作员在银屏上搜索到了一片小点，但他没有在意。可能是鸟吧，或者是灰尘和静电在屏幕上形成的斑点。

在油轮上方整整 1000 英尺处，三组人都把他们的悬挂滑翔飞行器摆成了攻击队形。两个装备有榴弹发射器的人正好朝着油轮的尾部，他们被悬挂皮带吊着，腾出双手操作武器。两颗榴弹成弓形射出，一颗飞向舰桥，另一颗在上层结构爆炸，炸开了一个大洞。

舰桥上的爆炸像突然喷出的一团白热的火球。那上面的人顿时丧了命。

水手小川，上层结构上的一名枪手，不能相信他的眼睛和耳朵。他听到了两声爆炸，感到脚下的船在摇晃，接着，看到前方两个像史前鸟一样的怪物在逼近船首。从他们身上喷出火团，他看到甲板上枪炮组的人遭到散弹猛击，像一窝耗子似的四散逃窜。他几乎本能地紧扣勃郎宁自动步枪的扳机，当他看到那两个逼近的鸟样的怪物被枪弹炸成横飞的血肉和散乱的帆布碎片时，他的脑子里掠过一丝惊讶。

两个严格按照预定计划发射榴弹、发动进攻的人也受到了挫折。一旦他们攻击了上层结构，两人都将发射器扔下大海，它们急剧地盘旋着落海，然后他们从胸前解下斯科平轻型自动枪。眨眼间，他们两人便朝“高崎之子”的尾部飞去，他们控制滑翔飞行器以便平缓着陆，正要解开皮带时，他们的胶底靴便触到了甲板。在他们离着陆点才 50 英尺不到时，在上层结构的另一边一声短促的爆炸将一人的右腿炸飞。他垂在皮带里，他上方的机翼倾斜，于是整个机身侧滑到他同伴的身上。

第二个人被撞倒一边，失去了知觉，盘旋着失去了控制，因此他机翼的攻击角急升，在油轮的船尾被撞得粉碎。

不到两分钟，这最初的震惊便消失了。在甲板和遭打击的上层结构上剩下的枪手们现在正在判断形势。船长所坚持的训练起作用了。“高崎之子”

上没有—个船员顾及自身的安危。几个悬挂滑翔飞行器在船的上空盘旋，喷射着火焰和死亡，一面找寻着在主甲板上着陆的地方，一面极力保持高度。两个人从右舷俯冲下来，边俯冲边打掉了一组重机枪手，躲避着从上层结构发出的火力。有四个人竟在船尾安全着陆，从腰带上解下榴弹，寻找着掩护物，向上层结构逼近。又有三个人在左舷降落时被打死了。

前甲板上的两组枪手都被打瘫痪了，随着火焰逐渐熄灭，另一对悬挂滑翔飞行器降落在甲板上。其余的人或被炸上了天或在船体上被撞成了碎片。只剩下7个人在继续战斗。

榴弹的硝烟掩护了3个在前甲板着陆的人，另外4个从船尾用榴弹和枪发动攻击的人占了上风，在上层结构上找到了立足点。战斗延续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在这个充满血腥味的黎明，油轮上躺满了被榴弹炸死的尸体，“高崎之子”号上有18名官兵被打死了，另有7人受伤。

无线电报务员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发出危急的信号，但直到一小时之后美国海军护卫舰才赶到出事地点，而此时，爱整洁的日本人已将突袭者的尸体越过船舷扔进海里，冲洗甲板并处理、救治自己的死伤人员，重新整理油轮以便能继续他们的航程。

最高长官，接替死去船长位置的22岁的善三

山田向美国海军护卫舰舰长有声有色地讲述事件的经过。美国军官对日本人没能留下足够证据而不安，但山田看上去一点也不担心。“我帮他们中的一个人死的，”他告诉护卫舰长。

“怎么帮的呀？”美国军官是个名叫艾德·搏茨的中尉，年龄 30 岁，他自己也是个喜欢井井有条的人。

“他奄奄一息时我把他结果了。”

美国人点点头。“他说了什么吗？”

“只说了一个字。”

“什么？”

“他说，赢。”日本军官想起来就发笑。

“赢，哈？呃，他没能赢，对吗？”

“这老兄没赢。他输了，死了。”日本军官又笑了，好像这是他很久以来所听到的最可笑的事情。

后来，有人发现这事并不那么可笑。

- 2 -

空中之声

“高崎之子”号油轮遭到的奇怪的突袭事件所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人首先控告伊朗，然后控告伊拉克。两个国家都否认与此事有关。尽管西方的谍报部门竭尽全力四下探询，却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宣称对此事承担责任。

大量有关日本油轮的信息传到一栋俯瞰摄政公园的无名大楼里詹姆斯·邦德的办公桌上，他在那里被令他灰心丧气的行政事务所束搏。他没能料到最后他竟深深陷进了这件公案之中。

在这些高电子技术的时代，人们认为“人工情报”——由特工在现场收集情报——不是已经消亡就是行将消亡，这并不奇怪。最近邦德听到一位写惊险故事的作家声称间谍小说已经穷途末路——因

为“眼下，全靠卫星收集情报了。”——不禁放声大笑。

不错，那些围绕地球旋转的电子巫师能从空中拍照，甚至截获军事情报，但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战争中，卫星能给海陆空三军以优势，但在有更多时间对谍报机关发出非议的和平时期，对照片和口头情报的进一步分析材料却只有依靠男女特工到现场去获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微妙的和隐蔽的行动是不能依靠电子梯队去完成的，只有靠人才能完成。

在一个领域，即“电子情报”领域，用电子手段收集谍报，特工人员、通讯卫星和电子情报本身要紧密地形成一支队伍。近几年来一度十分成功地将微型窃听器接在电话和其他通话设施里的方法在现场已很少使用，通常只在近区隐蔽的行动中采用。

的确，新的流行术语是“电子情报”。对全世界的城镇、都市甚至乡村都能进行监听。没人能幸免于监听者，因为偷听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不得不面对恐惧和各种面目和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必要的。

每隔 24 小时，电子窃听装置便要扫描敏感区域，扫描时，成百上千个计算机的庞大的储存系统便紧张地采集特殊的敏感性词汇。在被认为是敏感地区的某些城市的某些地方，如果你对你的女友谈

到“森德克斯”^①，或者不经意地说出了一个被已发现的恐怖分子使用过的代码词语，你的话肯定要受到监听，直到监听者确定你的闲聊是无害的。

只有人才能按指令来安装这种小巧而功能强大的监听站；而还是由人将关键词语输入计算机的数据库。此后，机器才接管工作，作出录制对话的决定，精确地找到它们的位置，甚至通过鉴定的声波找出谈话人的姓名。然后需要更多的人对录制的声音进行分析，有时是悠闲地，有时是紧张地，以免延误战机。

在“高崎之子”号事件发生后刚一个月，两个人在俯瞰地中海的一栋别墅里会见了。他们是皮肤光滑、衣冠楚楚、地地道道的生意人，在覆盖着葡萄藤的天井里喝着咖啡，从他们所在之处放眼望去，眼前的美景一览无余：柏树、橄榄色的小树林，放牧绵羊和山羊的牧场、波光浩淼的大海，以及远处小村庄里被太阳晒烤的红白色屋顶。这两人都不知道在这看似宁静和隐蔽的小村庄里却隐藏着一台功能强大的接收器。

这台接收器扫描方圆 50 英里的区域，每秒钟采集一百万个在大街、酒吧、私宅和电话里说出的词语，通过一个通讯卫星输入两个大型监听站的计算机。其中一台计算机捕捉到两个正在品味着香甜

① 三次甲基三硝基胺旋风炸药的别名。——译者